

五原廳志稿



五原廳志下卷

食志 戶口 物產

戶口

東鄉八十九村戶七千八百一十七口

西鄉二十七村戶五百七十五口

南鄉二十七村戶八百四十二口

北鄉一十二村戶六百七十九口

東南鄉七十二村戶四千四百一十五口

西南鄉一十四村戶二千九百九十六口



東北鄉一十一村戶十七百六口七十六

西北鄉七村戶十九百七口七十六百五

以上八鄉二百五十九村共五千九百七十戶二

萬七千七百四十九口

物產

穀類

黍俗謂之糜紅黃青白灰數色穀者名黃米不黏者名糜米居氏常食非此不飽詩維秬維秠爾雅秬

黑黍秠一稭二米是也

稷俗名粟穀又曰小米詩維糜維芑爾雅芑赤苗芑白苗亦謂之糜稭稭稷也

稻白紅二種黏者謂之糯米本草北粳涼南粳溫北粳花開以夜故性稍涼種法不插秧亦與南異五

原尚未種植光緒三十一年廳丞姚學鏡於豐濟渠試種收穫頗豐米質亦佳惟灌溉時較黍稷用水為

耳多

麥

大麥小麥蕎麥苽麥四種詩貽我來牟來小麥年大麥也

胡麻

爾雅翼麻實可以養人其利最廣

麻子

蜀秫

俗名榴黍一名高粱一名芟子

玉芟子

一名榴黍又一名珍珠米

豆

紅豌豆小萊黃黑扁數種

蔬類

白菜

黃芽菜 光緒三十二年地戶于姓携山東菜子於長濟渠一帶試種味與東

省種者相等

芥菜

又有黃芥子 壓油可食

地溜

又名地早春夏雨後生地

磨菇

本草一名肉蕈有黑白二種白者佳黑者次之 河套隨地皆有惟均係黑色不及營磨遠甚也

磨無此字似應作摩

豆莢

黑赤刀豆扁 紅豆數種

葱

蒜

茄

筍

蘿蔔

有紅黃白三種

菠菜

玉頭

片一名蓮

薯蓣

即山药有長圓二種五原祇種圓者

甜苣

苦苣

蓮花白一名回子白

瓜類

王瓜

西瓜

甜瓜

番瓜

倭瓜

西葫蘆

果類

杏

百合

葡萄

酸棗

食類

白鹽

產鄂爾多斯右翼後旗之忙各奈地方行銷本境及關內太汾兩屬

酥

俗名奶皮以牛乳為之

牛乳

黃油

即牛乳之精華

藥類

甘草 分大草二草河草粉草四等出鄂爾多斯左右翼後旗烏拉特前中後三旗

黃耆 出鄂爾多斯左右翼後旗烏拉特前中後三旗 苦豆根 出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肉苁蓉 出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黨參 出烏拉特前

鎖陽 出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鹿茸 出烏拉特前旗之陰山

金類

銀礦 烏拉特前旗之梅力更召溝恒和德逆北之陰山溝內各有銀礦一處尚未開闢

鐵礦 在烏拉特後旗之石拐子溝尚未開闢

石類

鹵出鄂爾多斯右翼後旗俗呼為鹵淖兒

石炭已開者烏拉特後旗之正溝磨石渠白草溝并子溝及中旗之營盤灣未開者後旗之五當召

煤出烏拉特前旗之包灘業已開闢

草類

茅芎可作筐管

木類

松 栢 榆 柳 桃

杏 棗 菓

檉俗名紅柳可作籬笆筐管 用場極廣生水濱中

花類

葵有大白二種

菊有紅黃三種

鷄冠

鳳仙

牽牛

石榴有數種

禽類

鷄

鴿

雉俗呼野鷄

雀數種

燕

鵲

鳩

鴉

天鷲

鷹

沙鷄

雁

庾信詩塞迴翻榆葉關寒落雁毛邊外惟雁最夥

獸類

馬

地居塞外牧畜蕃滋多絕塵之品

駝 套人以為常言以為勞苦者而所負重也境內居
民言駝數百頭奔走於張家口庫倫烏里雅蘇

台外蒙古四盟之間
時獲什一之利焉

黃羊 無角喜驚見人輒逸去走極速冬月肉
肥可食少陵詩所謂黃羊飲不羶也

牛 羊 豕 羸

驢 狐 狼 犬 常套犬高大倍於
善守夜

店

鼠類

兔鼠 碩耳似兔足前短後長食木椽詩
所謂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是也

黃鼠 穴土作小窠如林榻別營一窟以貯梁粟天晴
出坐穴口適地皆是見人則拱前腹如揖狀韓

五原德志 下卷 食志 五

五
五
而五
孟聯
句禮
指鼠
拱此

鱗類

鯉套地黃河榮統鯉魚極佳詩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即此

鯽 白魚 鱧

蟲類

蜂 蝶 蛇 蛾 蛭 促織

羽毛類

羊毛 有套毛狐毛
子毛秋毛四種
羊絨 駝毛

猪鬃 羊羔毛

革類

牛皮

羊皮

狐皮

狼皮

馬皮

野羸子皮

驢皮

青羊皮

上

一

六

五原廳志

風俗志

習尚

禮儀

歲時

方言

習尚
分漢蒙

河套寄居漢民以本省之保德河曲二州縣人為多
次則陝西府谷縣人再次乃直隸河南人大率皆游
手好閑之徒在籍無以謀生流屬到此稍有資本者
向蒙旗包租地段自號商人安設牛驥名曰公中澹
渠修堰引河水以灌溉在春季曰熱水夏季曰伏水
秋曰秋水冬曰冬水伏水所澆者可以種麥餘則僅

能種秋澆足以後定價招佃每歲於春苗出土時派人丈量視苗稼之優劣定折扣之等差秋穫後佃戶納租于地商每頃二三十兩不等是謂放租又有佃戶出資畊種地商三分其歲所入之糧者謂之伴種水田一畝之入可抵關內山田十畝地商久居其處相地經營佃戶則春出秋歸擇地而租俗謂之跑青牛具收獲糧食即由黃河運赴包頭河曲磧口一帶行銷不肯稍事儲蓄獲利太易遇人頗親有客過其處者無論知與不知必善接之供以飲食待遇極隆

不取價值是以不逞之徒最易儻聚地商霸地爭渠
率眾械鬥時有所聞殺機一起毀家不惜廳官因地
屬蒙藩置而不問百姓因遠處邊陲相率妄為造成
弱肉強食之世界蓋由來矣開墾設官以後此輩無
所託足遂有劉添秀之亂詳見歷代紀事門但經此懲創後
涵濡

聖化漸知禮義畊牧兼營商賈雲集惟草萊甫闢泉
刀未甚流通民間交易多以貨物抵換尚存布粟相
易之古風飲食衣服漸染蒙部習俗以糜穀麥麵牛乳

羊肉粗布為大宗喜飲磚茶水烟以羊腿為烟袋成
丁以上之人大半手携一支冬季著羊皮襖褲以禦
寒居屋以土築者為上磚甃素不經見貧者多野處
以柳木為椽覆以茅茨為之茅庵卑陋湫隘無異穴
居子女有十三四歲即嫁娶者女家索重聘如嚙女
然智識未開教育頗不易施河西鄂爾多斯左翼後
旗迤西及距包頭稍近之烏拉特前中後三旗各村
寄居漢民因距薩稍近風俗習尚較之河套稍為進

化

蒙古之民族大概分農民游牧民二種其風俗亦因之而異五原蒙古純然游牧民性質樸而嬾鮮奮發有為之氣蓋由專事游牧而然上自王公下至賤民皆甚信喇嘛教一家男子三人必有一人為僧然信佛而不知佛理有害之鳥獸亦不敢殺其最謬者父母骨肉之遺骸暴露原野任鳥獸食以為善事反若有喜色其語言因染漢民習俗聲音少變語尚未改家居荒陋如野蕃栖息皆以帳幕無構造宮室者帳幕之制圓形先就平地劃出徑一丈二三尺之圓地

周圍立七八柱或十二三柱其間以椽木縱橫組織
如格子箝著於柱成一圓形之圍牆又於柱頂橫架
梁木互相環接成一大輪形之圓屋乃以厚布或氈
毯覆其上以馬尾繩縱橫束縛之南面設門門垂氈
為簾以防風雪幕之中央有烟突以鈎開閉結構極
粗率然亦足以禦寒暑風雪且甚便於轉徙解散故
帳幕為逐水草流寓四方者最適用之物帳幕之傍
設大圓圍遶檉俗稱紅柳以作藩籬是為羣畜夜棲
之所凡構成帳幕皆婦女之職居處常遷移故其動

作神速瞬息間構造已畢用具僅有鍋瓦壺盃勺皮囊木盃鐵架火箸等物所謂逐水草者夏間各按疆界擇牧草繁茂處為定居以牧養家畜居處一定雖復有最富水草之地亦任他人取之決不復爭過旱灾時變有害牧養則轉徙他所故人無定居殆有天地皆吾廬之意至冬日則移居山谷以避寒威飲食之物獸肉麵粉炒糜酥酪磚茶燒酒是也蒙古以魚鳥肉為汚物食者極少見他人食此至欲嘔吐飲食無定時閒則食之不論貧富皆喜飲磚茶偶因事故

兩三日不飲則極口自嘆其不幸故是物甚貴若貨
幣貧民亦然磚茶之用法先以小刀削之後研碎沃
以鍋中之沸湯以鹽和之若欲其極美則更加黃油
來客用是饗之是謂非常之優待其飲量之多有可
驚者一日間飲至十大盃或十五大盃者是猶通常
女子之飲量若少壯男子則更倍之各人皆有自用
之茶碗藏于懷此物乃蒙古人一裝飾品富家用木
碗內鑲以銀近則洋貨流入蒙部間有用鐵質之洋
磁或洋錫至喇嘛僧徒乃有以髑髏為飲器者其所



嗜亞於磚茶者為羊肉凡稱物之美必曰等於羊肉
羊之身除皮骨外無所不食尤以胸部及膻尾為美
味甚貴重之食肉不用箸手持肉一大片半入口中
餘以刀切斷而食用刀之巧與漢民之用箸無異蒙
古人食獸肉飲羊酪其量之多實可駭一餐羊肉數
觔者常量也多者一晝夜食羊一頭又能絕食數日
不見飢色一旦就食則一人兼數人之食至其一人
一日之食料必羊腿一隻是為常例是以軀體強健
多血貌常帶赤色衣服與漢人大同小異著赤袖之

長褂以布帶結束腰間烟袋燧石等皆佩繫其上貧
用棉布富用絹帛冬時概作羊裘帽形平扁緣邊反
摺而上首結辮髮此在

國朝入關之先殆數百年已如此者又有全剃髮者婦
女髮不剃去辮髮兩條左右下垂飾以珊瑚或珍珠
有夫之婦則辮髮一條垂於背後首上戴珊瑚或銀
板以示區別耳環指環手釧則不論婦人女子皆用
之其衣服之式皆因其地大概婦人皆男子稍華美
長褂之上著皮背心其用帶與男子同牧畜之術最

巧男子常在馬上執竿牧放以驅逐羣畜其有距離
稍遠或險峻不能到之處則於杖端曲處置小石時
拋放之以制羣畜之縱逸故一人能牧畜數百婦女
專在帳幕製酥酪黃油之屬或司炊爨若有疾風暴
雨則跨馬馳至收厰以助其良人健捷與男子無異
男女幼齡時亦婉美惟質亦靈利及長則娑容頓變
甚者極醜陋不復如昔平時皆好乘馬雖近隣百步
之間亦常騎馬決不步行跨駿馬以馳騁于廣漠之
野為蒙古人最得意之事除寢食之外殆俱不離馬

故馭馬之法甚巧野生悍馬一經其御輒變為馴順
良馬如敬神佛信占卜祭日月星辰山川鳥獸則較
漢民為尤甚凡人間之吉凶禍福天地變異皆為出
自神佛之意尊之敬之或祈生前之福或求死後之
福不一而足有病則召神巫以祈愈不用鍼藥醫治
有種種妄信之習言語之祭舉其例如謂蹲居而食
則途中必罹災難出門臨行之際不可妄談談則風
雨雪霰立至家畜病愈後三日間各品物不相授受
如是之類不可枚舉然惟俱淳朴遇人甚親客有訪

其幕居者無論知與不知必善接之供以烟茶待遇
極厚使人有愉快之意又喜閑談乃蒙古之同風也
禮儀

冠禮因境內無士紳行之者鮮

婚禮媒妁言允後男家問名下聘定期納幣豐儉不
同娶婦入門相引拜堂入室合卺結髮次日黎明夫
婦見廟見禮父母尊長以次遞拜設酒筵會親友三
日婿偕婦歸寧女家名曰回門

喪禮親友弔者散孝帶至戚給孝衣三日及七日親

友具儀致奠敬不過五七日棺以柏以松貧者以柳
祭禮富家奉木主於室元旦冬至除日忌日行三拜
四時薦親親清明中元十月初俱墓祭

蒙古民族賓主接見之禮甚簡其來也互述口儀先
問家畜之安否後及家人之安否及臨去告辭離席
而出帳幕主人送于數步外示尊敬之意此惟官吏
高僧常受此特禮途中遇人各出所携之鼻烟相供
以是為禮見貴人始則跪於其前自述口儀甚表尊
敬之意及甚既久不堪其繁而蒙古之真相露矣言

語粗鄙呼笑自若如無人在其前者

嫁娶之法有媒妁以奔走彼我之間婚事始成然有一事最要者則婦壻兩家意見投合之外又須本人生日于支相合也既結約壻家納米新婦之父母贈媾以品物如家畜衣服等富家所贈甚多贈女以器具帳幕等凡婚姻親族間父系為尊母系為輕離婚可任意既離後亦可任意再婚也

夫婦在家平權關於家外之事則任夫處理不敢置喙男子於止妻外可置妻家政皆止妻管理妻與止

妻共居一家服從命令無敢背也生子有嫡庶之別
嫡子則有家督相續之權若以此權與庶子必得政
府之特許而後可

喪禮最殘忍人死無棺槨之備以火化之或以氈毯
裹其屍棄之原野任禽獸食啄而不顧蓋謂以屍休
食禽獸為種善根其敝俗至

歲時

正月元旦雞鳴起盥漱衣鮮潔衣爆竹啟門庭院中
設香桌向北禮神祀祖先禮拜尊長老少以次遞拜

戚友隣曲彼此往來更相稱慶謂之拜年是日人家
禁灑掃占天氣陰晴以驗歲之豐歉

初二日以後經商之家於臘馬上馱紙元寶雇樂人
沿街歡迎名曰迎財神住家於駝馬上馱紙牌位鑼
鼓喧鬧誦舞於市謂之迎喜神親戚里黨互相招飲
名曰喫年酒朋酒斯饗春風滿座敦睦媿修禮讓觀
于鄉而知王道之易也

初五日俗謂之破五掃除室中塵垢名曰送窮人日
占天氣陰晴卜人口平安蓋即相傳一雞二狗三猪

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之說故七日占人八日占穀

上元前後三日各家聚石炭於門首累作幢塔狀然之通明竟夜名曰旺火蓋即火樹銀花遺意除夕至元旦庭院亦各藝炭取其明也

元旦至月終尋常食品以羊肉餃子為大宗於除夕前半月約計匝月之食預行包就儲於水缸放在庭院使其冰凍俗謂之凍邊食

二月二日俗言龍抬頭鄉民以灰圍舍提壺滴水自

門首引入庭中謂之引錢龍

三月清明前一日為寒食備酒餚紙錢祭掃墳墓無論新舊率春哭於其側祭畢焚化紙錢食於墻間

四月八日為浴佛節家家送香燭於娘娘廟

五月五日端陽節具角黍飲雄黃酒用塗小兒額及兩手足心又繫五色線於手腕謂可却病延年門懸艾葉身帶蒼朮卵蒜以避蟲毒

五月十三日雨謂磨刀雨是日相傳為

關帝聖誕

七月十五日中元節上塚與清明同婦女以麵作人形親戚相酬相傳謂隋麻祜食小兒民間以是代之塞外寒食中元十月朔皆上塚率眷哭於其側塚在遠處及原籍者亦野哭其禮甚重考潛邱劄記謂墓祭見周禮塚人凡祭墓為尸是也又韓詩外傳曾子曰惟牛而祭墓不如雞豚建親存也趙氏孟子注墻間郭外塚間也此古祭墓之確證特漢儒蔡邕等有古不祭墓之說乃知祭禮者時漢儒一偏之言耳又上塚用紙錢始于殷長史至唐王與乃用於祠祭明洪武十一年六月論禮部祭用紙錢出於近代殊為不經命去之今祀神用黃紙錢墓祭用白紙錢相沿已久從俗可也

八月初三日祀竈神

十五日中秋節夕陳瓜果月餅於庭拜月以西瓜雕

鏤作燈燃以紅燭拜畢具酒賞月

九月九日重陽節登高釀菊花酒以黍蘆作糕食之
蓋亦題餠遺意也是月授衣砧杵之聲隣巷相答女
紅縫裳刺繡燈火夜作惟不知紡織以地無棉桑故
十月朔日家家翦楮帛作寒衣詣祖塋焚送

十一月長至節祀祖交賀如元旦是月也農事既畢
酒熟羊肥多舉婚嫁唐風詩曰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幽風詩曰穹室熏鼠寒向瑾戶蓋塞外苦寒自十月
條場以後綢繆牖戶此為最急耳

十二月朔八日黍棗為粥名臘八粥

二十三日祀竈神獻錫糖酒脯謂新舊神代易名曰送竈

二十三日至除夕嫁娶不擇謂之亂歲

除日換桃符貼宜春字陳酒饋祀祖先及室中常祀之神少者拜尊長謂之辭歲徹宵不眠爆竹聲達旦謂之守歲

方言

高地謂之塹下地謂之窪寬者謂之坪狹者謂之塹

凸者謂之圪凸凹者謂之圪洞水聚處亦曰圪洞

土堡及土圍謂之圍圖聚石成堆謂之塼包 小河

小池曰淖兒 巷謂之合朗 棒謂之不浪 物歪

斜謂之圪流 虹謂之絳 元微之詩山頭虹似中 電謂之冷

雨又曰冷蛋子 初冰謂之流凌 暖謂之暖和寒

謂之涼騷 薄寒中人謂之撇着 昨日謂之夜來

明日請之早晨 午謂之晌午 晚謂之後晌 午

睡謂之歇晌 夜眠謂之歇 伴行謂之相跟 相入聲老

學菴筆記世多言樂天用相字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為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

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杜詩恰是春風相
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俗聲乃不失律

看人謂之眦亦曰眦 思念謂之結記閒談謂之道

刺刺讀 美謂之克齊醜謂之憨蠢 無謂之沒拉

大抵謂之帶里 去謂之開讀客 歲尾嫁娶謂之

亂歲 田禾謂之莊稼佃戶與地主分收者謂之伴

種 屋謂之家鬻女工所需物者謂之貨郎子

五原廳志下卷

名宦志

前代政績

漢

耿秉

字伯初國子好將帥畧以父任為郎數上兵事肅宗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

其恩信章和二年副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封美陽侯永元三年夏卒謚曰桓見後漢書耿弇傳度遼將

軍屯五原曼柏

耿夔

字定公秉弟建光初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夔與

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酋出塞而遠見後漢書耿弇傳

張奐

字然明酒泉人舉賢良擢拜議郎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遷度遼

將軍數載間幽并清淨九年為護匈奴中郎將

鮮卑出塞去後遷拜大司農見後漢書本傳

李膺

字元禮名重一世兼識殺鈐桓帝永壽二年秋鮮卑寇雲中帝聞膺名徵拜度遼將軍先是羗

戎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雲中及張掖酒泉膺到諸羗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皆送還塞下聲振遠域見

後漢書本傳

馮立

字聖卿父奉世野王弟通春秋竟甯中以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

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與兄野王相代為太守吏民誦之見漢

書馮奉世傳

徐自為

太初三年以光祿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列陣至盧朐山見漢書匈奴傳

崔寔

字子正涿郡人為五原太守上宜麻桑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

衣草而出實至官亦賣儲特為作紡績織絰練縵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酋連入雲中朔方

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實整厲士馬嚴烽堠寇不敢犯常為邊最以病徵拜議郎見後漢書附崔駰傳

陳龜

字叔珍上党注氏人永建中舉孝廉遷五原太守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

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見後漢書本傳

北周

賀拔勝神武尖山人也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畧朔州刺史費穆奇勝才委以

軍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為破六汗賊所圍召勝為軍主勝乃率募士二百人開東城門出戰斬首百餘

級賊遂退軍數十里廣陽以賊稍却因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以功拜統軍見周書本傳

隋

魚俱羅

馮翊下邳人膂力絕人楊素率兵擊突厥路逢俱羅奏與偕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

瞋目大呼出入左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督見隋書本傳

唐

張長遜

京兆櫟楊人精馳射以平陳功擢上開府累遷五原郡通守遭亂附突厥號為割利特勒

義兵起以郡降即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陽時梁師薛舉請突厥兵南渡河長遜矯作詔與莫賀

咄設以伐其謀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詔右武侯驃騎將軍高世靜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而始畢死詔留

金幣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長遜遣世靜出塞勞之且若專賻致賜者始引還授總管改楊國公及討

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賜錦袍金甲或譖長遜居堂久恐與突厥為唇齒乃請入朝授右武侯將軍徙唐

息國公見
唐書本傳

張仁愿

華州下邽人有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

啜寇趙定遠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遣并州都督長史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所敗詔

仁愿攝御史大夫擊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詣祠禱解然後

料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仁愿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南寇路以拂雲為東城南

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榆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還又於半

頭朝那山北至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亦無寇歲省費億萬減鎮兵數萬景龍二

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見唐書本傳

顏真卿

字清臣瑯琊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開元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寇

獄久不決天甚旱真卿辨獄而郡人呼為御史兩遷
殿中御史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為平原太守更封魯
郡公後為李希烈所害
諡文忠見唐書本傳

郭子儀 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
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扈遠軍使天寶八載

木刺山始築橫塞軍即以子儀為使又兼九原太守
封汾陽郡公賜鐵券圖形凌烟閣賜號尚父進位太

尉中書令見
唐書本傳

李景畧 幽州良鄉人大歷末客河中閣門讀書李懷
先為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

妻以省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畧覈實論殺之累轉侍
御史豐州刺史回鶻使至皆拜景畧於庭威名聞塞

外及為河東行軍司馬留後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
貢過太原說與之晏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過景畧叱

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瑞公耶遂就
下坐說益不平乃厚賂實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

將入寇者帝以豐州當寇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畧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畧以勤儉帥眾與士

同甘苦開成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二年之後儲備充實雄于北邊卒贈工部尚書見唐書本傳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畧表佐其軍會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醴景畧用法最嚴

常以飲食殺人迪簡不忍飲為醜徐以他辭請易之歸略血不以間軍中悅其長者景畧卒舉軍請為監

軍使拘迪簡不聽眾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得其所授豐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諡

曰襄見唐書本傳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為牙校敢毅善戰氣蓋軍中黨項擾河西各雄隸振武劉沔軍

破羗有勞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為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劉沔雲

州沔召雄謀曰回鶻離散當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亟攻我徑趨其牙迎公主歸有如不捷吾則死之

五原德志 下卷 名宦志

雄曰諾即選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千
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罽車十餘乘從者
朱碧衣謀者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喻之曰天子取公
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譟直搗烏介
帳可汗大駭單騎走遂迎公主
還進豐州防禦使見唐書李傳

五原廳志下卷

人物志 前代孝義 前代流寓 雜傳

前代孝義

晉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

得斛餘歸又嘗夜夢人謂曰西籬下有粟寤掘之銘

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即人張宣子以女妻之

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才識超世此人終當為世

名公汝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盡孝王母平

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鄰失火殷叩頌號哭火越殯

而燕有二白雀巢其庭樹齊王問輔政辟為大司馬

軍諮祭酒轉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永嘉末

沒於劉聰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

五原廳志下卷 人物志

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門之學殷門為
盛以壽終見晉書本傳按晉書載殷新興人廣興
記曰勝州人考晉時五原雲中屬并州新興郡而勝
州則隋開皇二十年始置晉無此名意勝州本屬小
地名五原所治隸并州新興郡曰新興者從統屬言
之曰勝州者從本生地專言之耳又延安志劉殷列
靖邊縣舊鎮志亦載劉殷榆林列忠孝祠又一統志
載劉殷忻州一人而各志互載各縣皆祀總由古
之地名今莫定其
所在也存以候考

唐

烽子

豐州有烽子者永泰初暮出為黨項掠去與西
蕃易馬蕃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配馬數百蹄

之牧

經半載馬蕃息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

帳贊

普子愛其了事送令執蘇左右有刺肉餘酪因

之又

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

母頻

夜夢見贊普憐之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

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匹間道縱爾歸無言我也
烽子得馬極騁俱之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為刺傷
足倒漬中忽有風吹物窻窻過其前因攬之裏足有
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宿及豐州界歸家母
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惟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
見爾今果如願因取拜經之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
烽子因道漬中傷足事毋令解足視
之所裏瘡物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

前代流厲

漢

蔡邕

字伯喈陳留人建寧間拜議郎數直言時事會
與司徒劉郃有隙奏邕下獄議死中常侍呂疆

疏救詔與家屬髡鉗徙朔方居五原安陽縣會邕得遠
將就路五原太守王智錢之酒酣智起舞屬邕不為

報智銜之密奏邕怨訕朝廷邕懼不免亡命
江海後董卓聞邕辟召為侍御史見漢書

唐

歐陽詹

晉江人貞元中進士與韓愈聯第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元和間游五原塞題詩銀城見神

志本

雜傳

漢

呂布

字奉先九原人丁原屯河內以布為主簿甚見親待董卓誘布殺原并其兵以為騎都尉移遷

至中即將卓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戰擲之布拳捷得免由是陰怨卓王允時密謀誅卓

因告布使為內應許之乃刺殺卓李傕等攻長安布戰敗奔袁術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楊諸將欲圖之布

懼投袁紹布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與陳宮等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鄆縣

多應之曹操引軍擊布盡收諸城布東奔劉備時備
與袁術相拒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送米二十萬
斛布大悅即勤兵襲下邳備敗走布志術運糧不至
乃迎備屯小邳術懼為子求婚於布布遣女沛相陳
珪徐揚合陳為難未已往說布布乃絕婚術怒遂遣
大將張勳等與楊暹楊奉連勢攻布布用珪策與暹
奉書許破術兵患以軍資與之遂共擊勳等於下邳
大破之建安三年布復從術攻劉備於沛曹操自將
擊布布欲降曹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令服矣今布將騎
乃降見曹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令服矣今布將騎
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令緩布縛備曰不可明
公不見布事丁原董卓乎遂縊殺之見後漢書本傳

宋

姚古 兕子五原人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
金人逼京城古與神師中俱勤王神師道與古
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恐
功獨歸种氏乃夜劫幹離不營反為敗粘罕陷隆德

府以古為河東制置種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
中援中山河間諸郡古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
北關師中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解師中進
師平定乘勝復壽陽榆次朝廷數使人趣師中戰約
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敗而死
金人迎古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中丞陳過庭奏
古罪不可恕詔安置
廣州見宋史姚兕傳

五原廳志下卷

藝文志 詔 疏 雜文 銘 詩

詔

擊匈奴詔

漢與單于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單于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犇令不得居其故陵樂邊吏入盜甚放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

備朔方詔 大歷九年

自古聖帝明王之臨御也莫不法乾坤之覆載體山川之受納立德於太上遠淳於至道清淨無事保合太和濟於羣主洽於四海豈垂意兵革勞心戰爭也蓋有德化之所不綏招懷之所未諭不武王命毒流生人故有除暴禁淫之師安人止戈之武則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所不免也朕君臨萬邦十有三載薄德內愧中夜再興至如易簡寬仁恭默元淡素懷所慕終食豈忘然自承統以來屬當多難伊川有盜國

之孽朔野有叛君之將江湖海島伏戎數輩其在右
武安能解嚴所以請於宗廟親授經畧誅詰姦宄摧
殄暴強三年之間方內底定此皆皇天佑我烈祖羣
后戴予一人是用集大勲於國家保萬姓於區夏豈
朕寡薄能及此邪每思偃兵姑務柔遠將息馬以論
道期舞干而修德而西戎負約間歲犯邊朕嘗棄細過
庶宏大體疆臣兵吏亟請長驅屢有誠勅不念掩襲
兼約遊騎不許擒生即或誤執亦使還遣固以亭育
之義豈隔柔夷撫綏之恩寧殊遠邇故布文告以訓

之叙舅甥以睦之彼亦嘗遣聘臣來修舊好玉帛之
禮以致於上國烽燧之候已及於近郊長其無厭昧
於事大去冬踰我闕隴入我邠邠驅人之馬牛掠人
之士女朕許其通好本在人安乘此不虞翻貽我詐
每一興念悼於厥心豈朕不叶於親朋有負於恩信
猶期懲艾未忍討除今大閱甲兵以增扞禦且宐不
戰之道用舉備邊之常所以然者念其載勤欸疏求
繼嘉姻事或由衷義從割愛因之寧遠豈復顧私當
罷四方之師永全二國之好倘更侵冒必示威刑宜

令子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
馬步五萬衆嚴會徇邑克壯舊軍抱玉以晉之高都
韓之上黨河湟義從汧隴少年凡三萬衆橫絕高壁
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域前庭車師後部兼廣武之戎
下蔡之徭凡三萬衆據於朝那逼當路之塞忠誠以
盧龍柳城洎在北平漢東諸鎮江黃申息之師凡三
萬衆屯於回中張大軍之援忠誠以武落別校右地
奇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北會希讓以三輔大常之
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汧東淄青河陽幽

冀總四萬衆分列前後魏成德昭義永平總六師衆
大舒左右朕內整禁旅親誓諸將資以千金之費錫
以六牧之馬戎裝戰器軍用邊儲各有司存素皆精
辦咨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在和善戰不陣
各宜保據經界屯據要衝斥堠惟明首尾相應若能
悔過何必勞人如或不然自當伐罪然後春求統一
以致諸部進取之宜候於後命各敬爾守無黷武經賞
罰之科國有明典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疏

奏處染干疏

隋

長孫晟

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今處其內任情於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并從之

乞守豐州疏

唐

唐璿

豐州控河過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佞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

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為賊有而靈夏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

論復置豐州劄子

宋司馬光

臣等伏見國家復置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地修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絕外迫寇境鄉者王氏知州之時所部蕃族甚衆有永安來遠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歷初拓拔元昊攻陷州城州民及三寨蕃族盡為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

有坵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若建以
為州則須復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
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狗虛
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畧司
嫌其單外迺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居
兩山間疏惡難守今既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內
無所復用臣等以為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其
兵馬芻糧不須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畧者使守之不
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辟近城之

田候民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為州亦未晚也
取進止

言邊事疏

明倪岳

近歲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兒加思蘭大為邊患蓋
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
遠難於守禦擁衆長驅遠者踰千里近者不下數十
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
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
寇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以致上廛廟虛遣將徂征

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
器械虛張聲勢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
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
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
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
功望敵奔潰久為敵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
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
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
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

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
不急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萬一此或有警
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為得計乎臣又聞
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
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
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
不幸遇賊身已擄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
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
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

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
倉庾無升合之人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
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嚮之而商賈費倍徙之利官
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帑
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齊
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
散而少則粟益貴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
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
之日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微而無

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雖果分憂盡心効
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紛者率謂復
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
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
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為之守必須屯兵
塞外以為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
饋餉為難彼或佯為遁逃潛四邊伏或鈔掠於前躡
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
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又謂統十萬

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使河套一空是亦非不
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
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
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
十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
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寇賊安
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夫坐勝之機蹈履沒之
輒必兵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
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

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地皆受之於天與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唱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

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
運以足兵食而舒民力

移堡防邊疏

楊 琚

河套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
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
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
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
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兜釀石海子回回
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觜馬

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
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
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而實可因便修舉者也

復河套疏

曾銑

夫夷狄之叛服無常而中國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於
易庶幾杜漸防微仰惟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天禮
樂天章一新昭代之制文事武備殆曠世所莫及者
是宜舞干羽於兩階內治修而遠人服顧茲北虜乃
敢梗化狂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寇榆林內地殘

傷遠過驚懼夫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迺爾豈國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未得其要歟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難顧其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
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不
知抽薪外患未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
以來悉麗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
玁狁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為朔方郡
築城繕寨因河為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略唐初朔

方軍以河為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於河北築
三受降城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亦無寇歲損費
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斥澤進陷靈肅河套復為虜
有卒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成祖文皇帝
時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界河套已乎後以東勝孤
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
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
據河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可委
也夫此不為宏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

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
欲復之志而未逮至武廟常欲復之而未能故使虜
酋吉囊得以據為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
寇宣大三關京師震恐入套則寇延寧甘固生民荼
毒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於我皇上乎夫河套自三
代以迄於今中國所守以界夷夏又我聖主之所留
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年不守遂使深
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虜得出沒
自由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套虜不除則

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
言者其勢所宜復也我皇上德邁三皇功光列聖選
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却
外患以保妾兆民者天心實鑒祐之而當時封疆之
臣會無有為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為生
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家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
謀小有挫失媒蕪其短者繼踵而至鼎鑊刀鋸面背
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復所見不同甲可乙
否若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

雖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
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目擊此虜跳梁地
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昔
葛伯仇餉成湯征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以為
不與此賊共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
足備又匪但裴度之比可使裔夷猖肆蒼生陷危一
至此哉夫殲豕之牙為力尚易猛虎負嵎則有莫之
敢撓者其勢則然也故敢冒昧輒具短見上塵御覽
伏乞敕下該部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奏會

集廷臣詳議可否如蒙米納特賜該部修邊復套次第施行蓋選將材除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牆方議修築今乃輒有復套之議會極歸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為四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為患無期不防則為無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虜驅其餘黨置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為池皇靈既昭

賊膽應裂狼顧脅息誰敢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為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聖子神孫之所永圖也然河套既復猶兼修邊之工若距榆林以為邊則河套永棄虜患何時而息乎今神聖在上英俊在旁時所當乘機不可昧見可而動相時以成此臣犬馬之忠也謹將復套數事開列伏惟皇上裁擇一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節目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綱紀既立則戎事可興也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

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二百萬
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沿河修
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為此謀雖善其勢實難
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若調他鎮顧此失彼
三十萬眾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之上下交困
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
賊賊未膽落輒興板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
為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疾醜虜之猾夏而因
之正名爰整雄師張皇義旅奚煩兵力之多惟在兵

精食足以時而春蒐於套秋狩於邊如是三年虜勢
必折俟其遠遯然後拒河為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
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
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巡守兵備道以理之
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煙瘴充軍者皆定
發於衛所該犯口外為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
之地預為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
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閑一頃是為間田
以養餘力其沒邊軍民亦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

以田引黃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潦
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倣
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稼穡勇於馳驅既
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
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為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
告費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
之大畧也乞敕該部預為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
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年邊事廢弛將士
怯懦甲兵未練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春月先

將鄰邊賊巢剷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畧漸雄於
馬昭盛明無外之度闡皇上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
示牌額遍置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虜之民然
後興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天以動豫在師中
吉矣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為之也孟
軻氏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知
機論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算在我何往不濟虜之據
有河套也逐水草以住牧獵禽戰以馳騁秋高馬肥
弓矢勁利糾合黨內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

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
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
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
強兵攢槽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
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急忙虜
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
練兵六萬再調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
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
而守材官騶發天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

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
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總
督撫鎮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
防河東住牧之寇倘套虜敗亡必將逾河而逃厲兵
秣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
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賊如復
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况得勝之兵勇氣自信不待
臨牆可使捷伐如是三年虜勢自衰將遠遜之不暇
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

五原集
為險修築墩隍一如榆林修守之議且講求屯政建
置衛所處分戍卒填實邊民墻塹既固耕穫可饒全
陝之轉輸漸省而內帑之給發亦寬三秦重地可保
萬萬年安固矣不然賊之強也來不能禦賊之弱也
去不能懲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八
曰備長技漢書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
相為表裏斯為萬全之術今虜賊之長技不異於昔
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
知也欲求相為表裏始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

器蓋天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安望其有摧擊之功乎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砲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比年禦虜賴馬今秋搶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蓋口砲六十個長管鐵統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三萬根長鎗三千根生鐵作砲十萬個燭硝十五

萬觔硫黃三萬觔砲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觔弓矢
盾架相為表裏庶可恢復故壞然此特一年之具爾
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
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
不宜於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於
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毀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若
曰神機不可外造盔甲神鎗等器恐為私藏者例也
而蓋口砲長短鐵統律條既無該載而實為籌邊破
虜之公器特勅該部不以為例速發帑銀二三萬

兩給各該撫鎮官於山西陝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為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復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虜技精強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雜文

重修河套四大股廟碑記

王建勳

粵考河套地形建置沿革唐虞以上莫徵夏禹裔孫淳維者因寒浞亂夏避居雍冀之北逐水草而生即今蒙古也商周時九州外蠻夸荒服之地各君其國

各子其民內外安謐人情淳樸無甲兵之爭干戈之
慘秦時戎狄漸次強盛始皇築長城以拒胡是時河
套屬蒙古無疑漢興匈奴更強冒頓單于與漢和親
河套乃關中糧原屬漢可考光武中興玉門關外皆
入版圖河套密邇邊圉豈拒外方晉五胡雲擾之際
北邊一帶朝燕暮秦無籍稽考隋文混一疆宇九夸
臣伏河套仍屬中國唐太宗時頡利來朝越一家命
張仁愿河北築受降城三河套亦陝西道糧原唐中
葉朔方置節度使沙陀居左臂唐末為李繼捧所據

宋興又為趙保吉所奪號夏西夏元以蒙古入主西
夏燕然山後尚置郡縣河套距邊匪遙置郡縣無疑
明太祖定鼎金陵天下大定文皇出塞三次邊外雖
為元裔遊牧也先木雅失里阿魯台時叛時和花馬
城設有總兵河套實隸陝西俺答議和河套世為百
姓耕種世宗命總兵移鎮榆林邊外盡入蒙古矣百
姓春種秋回謂之雁行

大清龍興中外一家康熙三十六年初定蒙界界內
民人耕種界外蒙古遊牧是時海宇清平刁斗不驚

孳生蕃庶內地即人稠地狹矣民人越界開墾耕種
私放私種常啟爭端道光八年奉特

旨開放纏金招商耕種達賴杭蓋亦將河套節次開
墾是地距河咫尺開渠澆田咸仰黃河之水數十年
來商人不啻千百屢開復淤工巨利微幾成荒土光
緒初年有直隸順郡王公諱傑者偕子同春公字濬川
者來遊是地見大河縈繞於前福山鍾靈於後草木
蔚然地皆膏腴寥寥水田漸成陸地喟然嘆曰前之
商人不諳地勢水性所以開之易淤之亦易彼時地

皆有主無聽其言者惟山西交城商人張公振連獨
具雙眸邀請同春公至公中酌議重新開渠之事公
即應允度其高下即為興工不數日工人鱗集遵夏
禹王導河之法倣神李冰開渠之規渠口廣狹合度
枝渠深淺得宜高不病旱卑不病澇耕者數百戶咸
獲其利二十年來不知歉歲家給人足老安少懷雖
藉二儀之造化實資一人之經濟從前四大股創建
諸神廟一所是時草創茅茨土堦規模迫隘十餘年
來風雨剝落漸就傾圮春祈秋報咸為嗟嘆於是諸

商人及地戶僉請於王公曰自公開渠築壩以來地
戶都已富矣庶矣非神冥冥然佑其何能斯神藉人
力人藉神靈犧牲既誠築盛既潔惟廟傾圮無以安
神靈無以慰民心盍修乎奈工程浩大非獨力之事
盍募乎又鮮將伯之助王公慨然曰是余責也乃卜
日鳩工將舊者折之廓其形勢修建正殿三楹內塑
伏魔大帝左火德真君右興水河神東偏殿三
楹內塑藥王神馬王神牛王神龍王神西
偏殿三楹內塑電神奶奶大仙東西禪房各

三間山門一間左右翼以鐘鼓二樓樂樓一座神龕
金粧興工於己未落成於戊戌三年而工始竣廣其
舊制宏其規模雖非珠壁交暎實金碧相輝矣雖屬
人力實賴神佑蒙地台多廟少穀百里罕有開光之
日蒙漢民人牽牛獻牲絡繹於途仰覩神人以和雨
暘時若佑此一物阜民安堯天舜日其河套乎是
工也共需錢五十緡有奇並無由外募化分文咸王
公鼎力樂施可見王公善人是富矣余遊於是地觀
其渠道之規模即羨其人之經濟事竣後命余記其

顛未壽諸石余不獲辭爰筆而為之記

回劉錡等檄

宋紹興三十一年金王亮犯四川吳璘檄西夏合兵討之

西夏

主李仁孝西夏國檄告大宋元帥劉侯侍衛招討吳
侯十二月二日承將命傳檄書一道竊以恩宣大國
濫及小邦遠邇交歡中外咸慶孤聞驕戎不道殘賊
輒興妄稱好以和親敢叛盟而先信逆禹迹山川之
廣覆堯天日月之光將士銜冤神人共憤妄自尊大
者三十餘載怙其篡奪者七八其人皆犬豕之所不
為於春秋之所共貶恣行暴虐惟務貪殘當中興恢

復之期乃上帝悔過之日九重巡幸昔聞大王之居
邠大駕親征今見漢文之駐渭其誰與敵將為不戰
而屈人莫我敢當可謂因時而後動其或恣睢猖獗
抗衡王師頗洗滌於妖氛庶蕩除於巢穴勿令穢孽
重更跳梁雖螻蟻之何殊亦寇讐之可殺廟堂禦侮
有育係於長纓帷幄談兵復薄伐於武服如孤者雖
處要荒久蒙德澤在李唐則曾賜姓至我宋又復稱
臣頃因巨滑之憑陵遂阻輸誠而納款玉關路隔久
無撫慰之來蔥嶺山長不得貢琛而去懷歸彌篤積

有歲年幸逢撥亂反正之秋乃是斬將奪旗之際顧
惟雄賊來寇吾疆如長驅急騎以爭先終殺死扶傷
而不暇使彼望風而逃敗衄而歸豈知敢犯於皇威
遽辱率兵而大舉期君如管仲則國人無封豕之憂
待予若衛公使邊境有長城之倚神明贊助草木知
名功勳不滅於太公威望可同於尚父力圖翦滅無
使蔓滋觀彼風聲鶴唳之音當見棄甲曳兵而走孤
敢不榮觀天討練習武兵瞻中原皇帝之尊望東南
天子之氣八荒朝賀願同周八百國之侯王四海肅

清再建漢四百年之社稷佇聞戡定當貞表箋檄至
如前言不盡意

銘

大夏龍雀銘

鳳翔元年勃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銘其背

夏主赫

連勃勃劍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
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三受降城碑銘

并序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
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

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璣
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
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
人三受降城者皇唐之勝勢也昔秦不量力北築
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
漢之後頽為荒邱退居河澗歷代莫進矯亡秦之
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
啟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
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

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
而邊甿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於中興
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構怨掃境西
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
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
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
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東
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堠迭望幾二
千所損費計億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

極於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
驚塵飛而降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
用晏閑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旗提金鼓馳
神竿鞠虎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貞琛
責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
空苦塞萬里之野大畧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
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
者躓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
河而去或控弦俾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

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羣生，戢兵和親，七狄
右衽。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
墉言言其可弛，折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劇述
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畧，使其來不敢
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讐猛氣，無生禍心。聳威馴恩，
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儆
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漠橫塞，
揭茲雄壁。如三門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閉，風雷

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
纖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弔
廓平窮荒盡日所照大半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罷局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
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可

御製河套西望

康熙三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
平噶爾丹出居庸關由大同

辛

榆林謹錄
御製二首

往代存虛議今為我外藩河環沙磧暖境濶草灘繁

錯落延綏接迷離朔漠春時巡曾不到特示撫柔恩

御製出塞

沿邊山行岡嶺崎嶇黃河彌望因自榆林鎮取道塞外沙淺途平水草咸便且十二

日之程減半得達安邊堡書以記之

森森萬騎歷駝城

榆林鎮亦名駝城沙塞

風清磧路平冰畔長河堪飲馬月來大野照移營郵
籤紀地甸餘驛羽轡行邊六日程天下一家無內外
烽銷埃罷不論兵

車駕次榆林幸啟民所居賦詩

按隋榆林在今河套中

隋煬帝

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氈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

呼韓頓顛至屠者接踵來索耕擊羶肉韋韝獻酒盃
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邊詞

唐

張敬忠

平靈節度使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掛絲只今河畔冰開
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北使長城

王無競

蘇州司馬

秦世築長城長城無極已募兵四十萬興工九千里
死人亂如麻白骨相撐委殫弊未云悟窮毒豈知止
邊城未北滅楚兵遼東起六國遂囂囂兩龍門疑鬻疑

卯金竟握讖返壁俄淪祀仁義寢邦國狙暴行終始
一旦咸陽宮翻為漢朝市

送劉判官赴豐州

按唐豐州地即元豐州在榆林北河套中

盧綸

檢校戶部郎中

銜柘吹急管滿眼起風沙大漠山成雪長城草發花
策行須戰伐寇在莫言家余亦祈勳者如何別左車

送錢從叔辭豐州幕歸嵩陽舊居

白須宗孫侍坐時願持壽酒前致詞致詞何所擬請
自邊城始邊城貴者李將軍戰鼓遙疑天上聞屯田

布錦周千里 牧馬攢花溢萬郡
白雲本是喬松伴 來繞青營復飛散
三聲畫角咽不通 萬里蓬根一時斷
豐州聞說似涼州 沙塞清明部落稠
行客已去依獨戍 主人猶自在高樓
夢親旌旗何由見 每值清風一回面
洞裏先生那怪 避人天無路自無期
砂泉丹井非同味 桂樹榆林不并枝
吾翁致身殊得計 地仙亦是三千歲
莫著戎衣朝上清 東風曼倩逢人輕

夜上受降城聞笛

按漢有受降城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李

益禮部尚書

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上月如霜不知處吹蘆
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過九原飲馬泉

按九原即唐豐州

綠楊著水草如煙舊是胡兒飲馬泉幾處吹笳明月
夜何人倚劍白雲天從來凍合關山道今日分流漢
使前莫遣行人照客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送渾大夫赴豐州

劉禹錫禮部尚書

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漢家故吏來辭辛屬
國精兵願逐李輕車瓊裘君長迎風馭錦帶胡豪踏

雪衛其奈明年春日好無人喚看牡丹花

出塞行

陳陶 布衣

誓掃匈奴不顧身三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
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隨邊使過五原

儲嗣宗 進士

偶逐星車犯塞塵故鄉常恐到無因五原西去陽關
廢日没平沙不見人

五原行

宋文同

雲蕭蕭草搖搖風吹黃沙昏寂寞胡兒滿窟卧寒日

卓旗擊馬人一匹夜來烽火連篝起銀鷓呼兵捷如
鬼齊集弓刀上隴行犬譟狐嘒繞空壘羗人鈔暴為
常事見敵不爭收若雨自高聲勢叙邊功歲歲年年
皆一同將軍玩寇五原上朝廷不知但推賞

秋月出塞二首

明
唐·龍

五鼓嚴軍令平明出塞行青霄橫殺氣白日振軍聲
野濶千營肅秋高萬馬鳴單于皆遯北不用築長城
鼓角川原振旌旗日月明屯兵紅石峽斬將黑山城
血染芹河赤氛收榆塞清陰山應有淚飛檄到神京

登紅山墩望套次南谿韻

嗟哉河朔地幾載別中原
司馬辭樞筦萊公去北門
請纓身未老倚劍志猶存
指顧王廷去須成遠近村

五原署中漫興

國朝孟述緒神木道

新霽晴嵐爽砧聲起暮隣
花香風送客院靜鳥依人
寂夜分清月深簷虛舊塵
迢迢更漏至唳雁過重關

五原廳志彙（全二冊）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

揚州市鳳凰橋街二十四號

揚州古籍書店發行

一九八二年九月 定價：十二元整

統一書號：一一一〇〇·（古）〇九

